腿脚灵，好爬岭

黄小荟

宋囡宝几乎是跟太阳一同起床的。她推窗向外面感觉感觉气温，便决定在灯笼裤里面再加一条睡裤，就是说，干脆，睡裤不换了，在外面直接套上灯笼裤，出发。

早饭前的这一段，宋囡宝是到小区后面河边的那一块空地上教那帮大妈们跳扇子舞。这是一件十分轻松的活，是宋囡宝自己要来的。说来也真有些叫人敬佩，宋囡宝要文化没怎么有文化，要艺术细胞更没怎么有了，但就是擅长跳舞。也许是喜欢的缘故，多少年以来，她一直只有这么一个爱好，由爱好而专长，似乎也顺理成章嘛。该说，像她这样一个退休女工，12岁做童工，之后也仅与机器相伴做女工，离舞蹈教师的差距不止有十万八千里。而她，偏偏是社区及街道很有名气的舞蹈老师呢，人称，宋老师。宋老师还有一个名气，就是腿脚好。这腿脚好可能出自两个方面，一，当然是与舞姿健美相关；其二是说她的腿脚利索，以及身板硬朗的意思——她一上场子，跳它几个小时而屁股不挨凳子，那是小事一桩。当然这两者还有互为因果的关系。

太阳接近树梢，上学的孩子们都快走完了。宋老师的扇子舞也教得有些模样了。宋老师便叫大家围上来。她正儿八经地训了几句，早晨的课就算结束了。

宋囡宝脚步轻快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上午9点，附近的一个超市要开张，她的另一班人马要到门口去舞腰鼓，她是带班的。但现在不急，时间还宽裕呢。上楼梯的时候，她甚至还蹦跳了几级。

这一天，宋囡宝是这样安排的：上午舞完腰鼓，到母亲那里去看望一下；看母亲倒并不一定是非去不可的，主要是母亲住处的楼上还有一个马老，那是她结对的一个孤寡老头。下午嘛，到社区，国庆前的一台演出几乎每个节目要加工，她是策划兼导演兼服装兼统筹兼演员兼等等等等。

9点半光景，开业仪式结束。舞好腰鼓的这帮大妈们都想要进新开张的便民超市看看便宜的东西，就拉她们的带班老师也一起去。宋囡宝自己也高兴，便顺着大家一起进去了。出来时，她买了两斤河鲫鱼，一把葱。新开张的超市的确会做生意，为吸引消费者，水产品也打折。同样大小的鲫鱼菜场是8元8左右一斤，这里才8元。这些市面宋囡宝是十分熟悉的。

于是，腰系红绸，肩斜腰鼓；一手鲫鱼，一手葱；宋囡宝脚步有些加紧地朝家的另一个方向走去——逛超市费去了她预算外的一些时间，她想要把它补回来。

宋囡宝的母亲住在二楼，马老住在六楼。走近那栋楼房时，宋囡宝想，先到二楼，放下一半的鱼和葱，再到六楼。但是上楼梯时，她改变主意，想，还是先到六楼吧，先看马老。

73岁孑然一身的马老，看上去气色很不错。去年老保工人做体检，是宋囡宝全程陪同的，医生护士们都以为她是马老的女儿，而且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好女儿。但身体硬朗，平时还能喝点酒的他却有一个特别令他无奈的缺憾——腿脚不便。孤身，又腿脚不便，真有点雪上加霜的意味。住在六楼的他，这几年要不是有宋囡宝这么副好心肠，对他的生活事无巨细地全方位悉心照料，真不知道他的日常生活会是怎么一副样子。说起这事的开始也是偶然：几年前的某天，她在母亲家时听母亲说起楼上有一位独居老人，生活如何如何艰难。当时她就噔噔噔地跑上楼去探视……

现在，马老半靠在床栏上，上身已经披上了外套，下身还在被子里。他在闭眼打盹。窗外的一缕阳光正好照在老人的身上。看到宋囡宝的到来，老人立即来了精神。

呵，呵，你又来了。

宋囡宝说，我买了河鲫鱼，先杀了。

她一边钻入厨房一边问，今天怎样，没啥事体吧?

老人说，没啥事体……花生米，再给我带一点来……

啊，这么快又没了?宋囡宝挽着袖子从厨房出来盯着饭桌上的一只酒瓶看，你看，你看，酒越喝越多了!真是不听话，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喝酒跟你的腿脚活动有关系，损害很大呢。你就是不听。

老人没话说，只是嘿嘿地笑。

宋囡宝一边唠叨着又走回厨房。不多时，厨房里传出了鲫鱼下锅的哧嚓声。趁着鱼和葱在锅里烤，宋囡宝先是抓了几件内衣裤到水池里洗了，再又抄起扫帚开始打扫房间。扫到老人的床前时，她停住了一下，上下地打量了一番床上靠着的老人。随后说，这样吧，我扶着你，下来活动活动腿脚。天气这么好，不要老是待在床上了。说完，就动起手来。老人听话地由她搀扶着，开始一步一步地挪动起来。

慢慢地，屋子里的鱼和葱的香也浓烈起来了。

离开马老家时，看在一盘鲫鱼烤葱的份上，宋囡宝给老人斟了一小杯酒，这在她给他定的限量之内的。太阳正当头。想起下午的排练肯定会有些紧张，宋囡宝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星空（油画） 孙周

大卫雕像遐想

赵江滨

矗立于姚江湾头的宁波大剧院，由法国著名建筑师何斐德设计，外观从蚌壳抽象而来，优雅舒展，飘然欲飞。剧院北侧，由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政厅赠送的大卫雕像静静地耸立在临江的小广场上。在开阔舒展的滨水背景上，它和宏伟的大剧院构成了一种生动的组合，引人遐想。

众所周知，佛罗伦萨是意大利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欧洲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艺复兴运动就在那里发祥，艺术巨匠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也诞生并收藏于此。大卫雕像优美健硕的造型，直到今天依然洋溢着让人怦然心动的艺术魅力。大卫是佛罗伦萨的镇市之宝，自然也成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艺术标志。令人高兴的是，2006年10月，大卫雕像的精美复制品被佛罗伦萨市政厅作为友好的文化使者赠予宁波。大卫不远万里来到宁波，为中西文化交流增添了一则新时代的佳话，也成为宁波城市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

大卫雕像落户宁波，是两个隶属于不同民族、具有不同文化形态，但历史文化积淀同样深厚的城市间的一次因缘际会。佛罗伦萨在西方近代文化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瑞士著名历史学家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说，“最高尚的政治思想和人类变化最多的发展形式在佛罗伦萨的历史上结合在一起了，而在这个意义上，它称得起是世界上第一个近代国家”。佛罗伦萨历史文化的流风余韵不仅在欧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特有的文化魅力对现代中国人也产生过特殊影响，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徐志摩就曾倾倒于佛罗伦萨的文化风情，将佛罗伦萨诗意地译为“翡冷翠”，这大概是对佛罗伦萨最美的赞誉吧。

大卫东渡宁波，也是东西方两个历史文化名城之间的惺惺相惜。宁波也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氤氲着浓厚的文化气息，明清之际的思想大家黄宗羲、王阳明等，在几乎与欧洲文艺复兴的相同时期，也以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彪炳中国文化史册，而以他们为精神领袖的浙东文化，同样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产生重要影响，并遗泽至今。

大卫是骄傲的，雕像落成后，一直被珍藏于佛罗伦萨，从未被官方复制相赠远方。这一次却被官方破例按1:1比例复制赠予宁波，这是他第一次远走他乡。大卫雕像落户宁波，意味着佛罗伦萨与宁波的文化联姻，蕴含着两市携手发展的现实愿景。佛罗伦萨对宁波的青睐，显然是对宁波影响力的回应。然而大卫雕像落户宁波，绝非单纯是一个城市取悦于另一个城市，它的到来也向世人开启了佛罗伦萨巨大文化影响力的大门。

反观大卫“安家”宁波，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宁波有过辉煌的历史，宁波的现实经济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发展路途中，“经济宁波”固然成就了宁波的辉煌，但“文化宁波”才是宁波真正跻身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的标志。为此我们期待有一天，宁波也有一个可以与大卫雕像相媲美的城市文化使者，向西方向世界输出宁波的文化、中国的文化……

夹田桥传奇

沈瑾瑜

夹田桥位于慈城东南面，北靠清道观，西对管山亭，跨越一条白粼粼的慈江。慈江从丈亭奔泻而来，路过管山，随身转弯，转出个阔阔的江面，清清的江滩。近处扁舟几叶横泊，远方白鹭数点闲飞，似乎这才是900多年来唯一不变的风景。

夹田桥始建于北宋皇佑二年，为县令林肇所建。南宋绍兴年间重建，中间数次修缮，至明朝天启年间再建。传说天启年间县令李逢申出巨资造桥，请来了一位才能出众的造桥师傅。造桥师傅名高气盛，立志要造一座百世不倒的桥给世人看看。造桥师傅做事沉稳，亲自踩点，观看慈江从西往东流的水势，观看两岸地基软硬。这一日忽见江水倒灌，犹如浪潮一般由东向西涌过，一波接着一波，一浪接着一浪，势如奔腾，群浪拍岸泥石俱走。造桥师傅忽然心慌意乱，立足不稳，口中叹息不已，二点愁眉凝聚，满脸心思难收。只因为造桥地基太软，东海海水要向内河倒灌，夹田桥必先受奔腾之袭。这潮水之力犹如万马齐发，势不可挡，在江面上别说造百世之桥，哪怕是一世之桥也是难啊！造桥师傅几次设计方案，都没有成功。他乘舟循慈江下游观察而去，见县东十五里慈江上有茅洲桥，桥里有闸。原来是挡潮水的，可惜日久闸废。于是报请县令修茅洲桥闸。造桥师傅日夜思索造桥方案，以至于梦中仍在设计造桥。一日在梦中遇见一人阔步来访，似乎面熟，细细思量，觉其面貌就如庙中所塑祖师爷鲁班那般。那人指点着说：“把桥建在田中央，再在桥下掘条河。”说完倏忽不见了。造桥师傅惊醒，转思梦中所言，茅塞顿开，遂在慈江北面寻地基造桥，再开挖运河接通慈江。这样软地基可以避开，直冲的潮水也可以让它转个弯减少正面的冲击力。就这样，真的建出了一座坚固、美观、实用又大气的名桥。

夹田桥全由水磨的青石条砌成。桥长二十二丈三尺，高二丈八尺，阔二丈七尺，拱桥中间洞阔五丈五尺。桥两边莲花仙座石扶手32个，神仙悠游到此可以落座。桥顶上钢牙石狮4只，专门吓唬水中妖怪。左右各有螭吻龙头4个，唇下各有一幅长长的对联。夹田桥要坚固有坚固，要气势有气势，要文化有文化。县令和民众纷纷夸赞良技精工。

造桥师傅很开心，以为百世之桥已经建成，细思桥还会遇见地震、水灾、兵火之乱，就想问这桥到底能用到哪一年？正好这桥旁边有一座山，山上有一座清道观，观中有三宝，一是天下最大钟，二是天下最大经幢，三是最会测字算命的老道士。造桥师傅茶余饭后，整理衣冠，登上清道观，转过九龙柏，进入三清殿，拜见老道士。深施一礼，求道士给夹田桥测字算命，看桥能用多久。老道坐在蒲团上，白眉白须，束发青衣，手执拂尘，眼睛似开似闭。见造桥师傅施礼，老道起身还礼，随手指着案上纸笔请造桥师傅写一个字。造桥师傅想起大家赞扬他“良技精工”，随手写了一个“工”字。老道士拿着字走到三清殿门口，眺望山下的夹田桥，边看边说：“工字，乃江中无水也。江中无水之日，此桥寿至之时。”

造桥师傅欢喜无限，想这江中水万年流，这桥定会百世不倒，说不定千世万世。自己这一手技艺终不负天下人，或可百世流芳，越想越开心。

道光二十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军队乘船从夹田桥登岸与朱贵将军作战。桥并未毁于战火。咸丰十年，慈江上刮起龙卷风，将夹田桥周边房子卷走数间，夹田桥也没有受损。1967年，离明朝天启年造桥已有340多年，这一年宁波大旱数月，姚江慈江都见底，一座传奇的夹田桥走过百世的岁月干裂倒塌。当时贫困的人们在原桥的地基上用水泥重建了半座平桥，称工农桥，后来又接上了另半座水泥桥，可是人们仍然叫他夹田桥。

夏日傍晚，开车来到夹田桥寻觅古迹。我走在桥上，江上吹来一阵阵凉爽的江风。好江风！让我想起当年在夹田桥多次走过的吴潜，他在夹田桥边开掘了管山河，让姚江在夹田桥边与慈江相通，后来当了宋朝的丞相。他有一首词：“扁舟昨泊，危亭孤啸，目断闲云千里。前山急雨过溪来，尽洗却，人间暑气。”在夹田桥上我同样感受到人间的凉爽。

◀此照片曾在早年的英文杂志《China Journal》中发表。桥顶放大时仍可辨认出夹田桥三字。拍摄者正好拍到两人抬轿过桥时生动有趣的场景。桥下右侧民房，现在仍然存在。
（沈瑾瑜 供图）

□诗歌

木床上的鸟（外一首）

胡苏珍

凌晨 一只鸟啄进我的梦里
把我的心衔向它的巢

游荡在树丛中
我第一次听到了最轻灵的欢声

那是一个什么世界？
不止似清风抚触着羽翼溅起的笑语
不止如白云演奏的交响乐

它让幽暗中的魂灵扶着土墙嚷着要投胎
把萦绕千古的愁肠揉直
雾霭瞬间逃离了林梢
阳光要和这玉音来一场双人舞

观舞中我也成了鸟
待伸出双翼 床板长出五花大绑
美妙的鸣啭瞬间在我张开的口中冻结
窗外 已是沸腾的人声

这铅钝的闷沉 会不会在莺啭影子中痉挛？

和祖母的时光

多少次 三岁女孩
丈量从家到菜园的距离
要穿过一个细巧而趔趄的身影
还有一路收着的碎碎低语

那是祖母的暮年时光
疯年掠尽她的繁华
那曾经的锦缎衣袖 香车美眷
在她的三寸金莲中扭斜散去

采采菁芜 女孩迷蒙地递给祖母
揉揉莲脚 女孩骄傲地笑看祖母
花花的太阳光照进祖母的褶皱
——那些时间的岩层中

女孩和祖母 又隔着一根横木
祖母无数次的哭泣
总对上女孩的无忧
经验和天真立在各自的巷道里

那永远是一面最醒目的白画窗
一个晚上的昏厥把女孩头脑烧成了白色
晨醒穿过大厅 在白色的静寂中
她看到了祖母 最后的白色金莲

枯骨和鲜血在后来一次次相遇
那是祖母一遍遍访问梦境
一道道细碎的身影 一次次抚过额头的余温
让睡眠中的女孩坐进装满春天繁花的香车

四明文华

胸中有大义
心里有人民
肩头有责任
笔下有乾坤

宁波市区县（市）文艺擂台
【本期 江北篇·下期 镇海篇】

展示区域创作实力
培育一批文艺新人
助推文化强市建设
共筑东方文明之都

主办 宁波日报社 宁波市文联
承办 江北区文联 江北区作协
执行 宁波日报文体新闻部

题饰 金雅男

飞来飞去岳阳楼

碧水

也是这个季节。

江南的这个季节，湿漉漉，黏答答，闷沉沉，气不爽，天不爽，地不爽，人亦不爽。

360多年前的这个季节，慈城观音堂的冯家众子孙寝食难安。冯母太夫人尹氏身披一袭素色锦缎袍子，长跪家祠的祖宗神龛前。她的鬓发有些凌乱，脑后的发梢屡屡撒出发髻。她念念有词，连连叩头，为儿子冯京第祈祷。冯妻叶氏则在房里翻箱倒柜，理出衣袜、被帐，嘱儿子送往杜岙……此刻，冯家老少已得知，官至督师的冯京第东渡日本乞师无果，归来后与王翊会合，率兵扎营于西山回风洞中，谋图复明大业。而此时此刻，清皇顺治已在京城登基。

西山回风洞，现称四明山杜岙。杜岙，这一浙东小山岙因明清封建王朝的更迭，又因士子们不服这一更迭而载入史册。这是一段抗清复明的历史，而历史有时很像一则谜语，如今的我实在无法理解冯京第为了已经覆灭的明朝而不惜搭上部属官兵及全家老少的生命。当他作出选择时，是否已经想到抗争将会带来何等血腥?

故事始于冯京第，终于冯京第。故事波及与他相关的五十位家人的生生死死。清·徐兆昺《四明谈助》仅用寥寥数语对这个故事进行了记载：“京第坐膺酷祸，而有母、有妻、有子、有妾、有五十人从死。”

这是一个湿漉漉，黏答答，闷沉沉的季节。

这个季节，看到这段文字，心不由得更加沉闷。几个男人的战争竟让那么多人为之陪葬，尤其是女人。大凡战争，男人流血，乃至献身；女人流泪，乃至守寡。史册每一句仿佛是个血淋淋的场面，连带点的字看上去都透出点滴血泪。然而在一片阴沉、血腥之中，突然跳出一句飘逸轻松的“飞来飞去岳阳楼”——诗句出自冯家某位女人之手，她或她因一场男人的战争，流的不单是泪，还有血，乃至生命。

原来，在冯、王率师驻于西山的那些日子里，山里山外发生了不降与劝降的博弈。不降的男人们以其忠、其义，勇敢地坚守在杜岙的山头；劝降的男人们拘捕了冯京第的亲人，企图以此消磨不降男人们的意志。在这场博弈中，驻守山里的冯京第肯定无法知道亲人的所做所言。

那年那个季节，劝降的男人将冯京第的亲人押羁进京。叶氏看到年迈的婆婆羁押在牢，遭受非人之遇，便微言劝婆婆自裁。冯母尹氏毕竟年及耄耋，没有理解媳妇的所说。想想也是，婆婆怎么会想到媳妇劝她了断自己呢?不久，叶氏被叫出去审讯。年迈的婆婆左等、右等不见媳妇归来，突然间明白了媳妇劝言的意思，便了断自己。史料记载了不降与劝降的结局——“太夫人遂陟燕，以道死。”其实叶氏谎称如厕，躲进临近厕所房中，解开足带悬缢而死。

这之前，通往杜岙的山道上走来两个行乞的妇人。听口音，女乞丐不是本地人，而是广陵人。她俩皆是冯京第的小妾，被史册描述为“才思风发，善书”的女人。大凡庸脂俗粉的女人就遵循嫁鸡随鸡的道德标准，更何况是知书达理的女性，只是上山容易下山难。那两个广陵女人做了两年压寨夫人以后，被山人捉拿，献给劝冯京第投降的官职大帅男人。大帅命令两妾写信劝冯京第投降，不料她俩异口同拒，曰：“头可断，书不可作；即作亦无用也。”最后，她俩拗不过劝降的男人，只得写信，可写的内容却不合劝降男人的意愿，两人各自赋诗而述，一妾曰：“青山深处有春秋，分外冰霜不用愁”；一妾续曰：“可是梦魂留不住，飞来飞去岳阳楼。”

好一个“飞来飞去岳阳楼”！把生命、生死看得如此洒脱。她或她没姓亦没名，却似千古绝唱，给这段血腥的历史增添了浪漫英雄主义的情怀。据载，诸将多怜其义，纵使一妾为尼以老。只是无人知晓，老尼究竟是赋“青山深处有春秋”还是“飞来飞去岳阳楼”的那一位。

史载：冯京第被执，解肢死而终。冯的部属将冯的一肩臂与董志宁、王翊同葬于鄞城马公桥下（今江北双方坊一带），旧称三忠墓，墓后又迁到现在慈城大宝山北面。此乃350年后的事。

宁波江北的双东坊现仍有三忠巷一地名，此地旧有马公桥，如今桥毁只留下三忠巷街名。每每走近三忠巷，我会想起它背后的故事，还有那位“飞来飞去”的女人。

山无色（国画） 陈伟杰

□小小说

半个苹果

梅海群

雾气弥漫着的映泉村被初秋上午若有若无的太阳光照得明媚起来，可是云层依然很厚。蜿蜒的山路上，雾气将樟树与松树黏合得如水墨画。山路上，急匆匆行走着一个人，她是荷香。连接几个村的这条山路像珠子一般将村庄东撒一个，西撒一个，山路最北的村庄叫北冥村，跟最南的映泉村遥遥相望。山路上杂草丛生，湿漉漉的茅草把荷香的布鞋也打湿了，她开始懊恼。隐隐记得六年前走这条路时，茅草并没有这么密。一只黄鼠狼突然从路边蹿过，黄灰色的皮毛与树丛摩擦发出簌簌声响，一晃就消失了。

荷香是从北冥村赶往住在映泉村的妹妹莲香家。荷香今年六十八岁，她比莲香大八岁，这天正是莲香的生日，可她两手空空。刚迈上小康的莲香家，生日并不大肆宴请，炒几道爱吃的菜就算庆祝了。

荷香是一个穿着干净、朴素，瘦小的女人，剪一头齐耳短发，几块豌豆粒大小浅褐色的老年斑拘谨地缩在两颊，嘴唇呈浅紫色，她的眼睛已经老花，但几乎不戴眼镜，戴着老花镜出现在别人面前，似乎有损她一贯的形象，而且，她绝不允许自己的头发有一丝紊乱。在儿女们眼里，她算得上是一个精致的女人。她十八岁嫁给足足大自己九岁的丈夫时，并不心甘情愿，父亲走得早，家景衰落，那户人家虽是农民，家境稍好，送过来的彩礼让往后的日子泛起几丝亮色。荷香丈夫从不让她插手地里的活，于是她总是把厨房、卫生间、卧室擦得一尘不染，被子的折痕清晰可见。不过她的脸总是拉着，直到丈夫离世，她的脸色反而缓和了。在莲香看来，荷香似乎在掩盖什么，也许，她怕这突然降临的不幸成了别人的参照物，从夹杂着不纯粹的同情里照出别人的幸福来。当这个想法弥漫在荷香心头时，她就迅速把头往上扬，脸上绽出一朵花。

走出山路时，云层内的阳光浓厚起来，荷香的布鞋上早已发干，灰土却沾上了。荷香一边拍打着灰土，一边微微舒了口气。近前的映泉村，在一个豁着一张大口似的水库下面静静地匍匐着，路还是老路，好几幢崭新别墅明晃晃嵌在村庄中央，篱笆上探出一朵朵粉紫的木槿花。她萦绕上儿子结婚前的事，北冥靠海，交通不便，除了步行的山路，另一条开阔的石子路多年前能通车，可是曲曲绕绕的一座座山岭隔断了很多年轻人的念想，其他村的许多年轻姑娘不肯“下嫁”给旮旯里的北冥人，荷香让莲香去物色，无果，荷香说出来的话像筛过一般：“多管闲事总不是个事，毕竟人家姑娘的腿是长在她们自己身上的。”莲香的话被堵住了。直到后来荷香的儿子成了家，生了儿子，一切归于平静。但荷香始终没能释怀，像是烂在中心的苹果，从外表看，还是完整的。她大口呼吸着新鲜的晨间空气，让心情渐渐平复。

荷香想起北冥村近几年的崛起，她脸上漾开一朵花。荷香家的境况比莲香好得多，那年莲香向她借钱要造房子，被荷香抹了回去：“造房子哪有那么容易的，都是计划几年才造，你们想一出是一出……我也没有这么多钱。”现在，荷香回过头想起回绝妹妹时的决绝，想起莲香眼眶里未曾掉落的泪，有丝悔意漫上来。

荷香沿着水库下一条溪流边走，水流淙淙。她往后抚了抚刘海，又粗又硬的发质是她们家族的传承，莲香的头发也是又粗又硬，头发总是倔强地竖起来，一派不归顺的模样。

“啊，是莲香的姐姐吧？”映泉村一个妇女边嗑着瓜子边停下来打量，“你们姐妹俩长得真像。”

“是啊，你是——”荷香迟疑着，多年不来这里，她对映泉村村民印象并不深刻。

“我就住在莲香家前面，哎呀，我都很多年没看见你了。你妹妹真不容易啊，去年刚修了新房子，你妹夫身体又不壮实。”

荷香掩饰地笑了笑：“我这妹妹好强着呢。”

这时，荷香停在迂回的村间小道中，她抚摸着那新砌的院墙，砖块已经躲在水泥之下，平滑而干净；之前，石头墙是裸露的石头，几乎没有任何修饰过的石头垒起来叠上去，久了，石头缝隙间草不失时机地探出头，屋檐上，同样滋长出参差不齐的野草。荷香调回思绪，盯着银色的大门，门是半掩着的，她迟疑了一会，把手放在门把上。

她心想，自己放下礼金就要返回的。想到这，她小巧的身子已经挪进院子。

莲香正在房间里与女儿萍聊天，冷不丁冒出来的一张熟悉的脸顿时让她电了一下。可是莲香马上笑容洋溢，她欣喜地叫：“阿姐！你来了。”荷香脸上的肉往上挤了挤：“你生日，喏，我这五百元来还你。”她把手探进衣兜里。

还？莲香的笑容僵住了。

萍洗好苹果，削了皮，看见苗头不对，忙将苹果递到荷香手上：“姨妈，您吃。”

“上次我生日你给了五百，我也不加了。”荷香语气缓了缓。

“我没想着你还，”莲香调整了呼吸，“我们现在手头松了。你看，我女儿也嫁得挺好的。”

“我儿子也很好，他们夫妻给我买了商品房。”荷香的语气又气又急。

“你儿子好我也高兴，我们家房子也造了，这全是新的，还有家具。”莲香突然想起了当年向姐姐借钱造房的事，心里滑过一丝酸楚。

萍拉了拉姨妈的手臂说：“您吃啊。”

“我刚吃好早饭不久。”

“那半个吧，这苹果甜。”说着，萍切下半个给荷香。

荷香接过，望着萍，细细咬了一口。“萍一直很乖呢，还给我吃苹果。”萍的脸突然红了红，她想起了母亲的话，又使劲摇了摇头：“姨妈曾相中我当儿媳？妈当年一定是误会了，表兄妹呐!”她抬眼看母亲，只见莲香面露愠色。

萍的思绪一下子跳转到母亲叹着气的画面中：“都是穷怕了啊!”她觉得母亲在回忆那年家族聚会的事。莲香丈夫负责买菜，青椒、黄鱼等都摆齐了，唯独缺了菜单中的乌贼，荷香边说“算了算了”，边用狐疑的目光搜索着菜袋子，读出言外之意的莲香脸一阵红一阵白。回到家，马虎的莲香丈夫才想起，付过钱后，把乌贼落在摊位上了。除了埋怨，莲香毫无办法，只能让误会不断地加固姐妹俩的距离。

“那，我走了。”荷香边说边走，莲香追到大门口执意要送，荷香摆摆手，她迅速快走几步消失在院墙外，一低头，眼泪滴了下来。

一栋开花的房子

寒石

外马路78号，记住这个地址，是因为那是座会开花的房子。

位于外滩的这栋建筑，四五层，抑或五六层，一色的青砖勾灰连栋墙体。是否黛瓦不清楚，以我一个闲逛者的视角与高度，无法看到屋顶盖瓦的材质与色泽。它是外滩一栋不起眼的房子。你站在外滩街头，四周差不多都是这类保留民国时期浙东民居风格的房子。但是，即便这房子屋顶盖的是泥质黑瓦，符合人们对传统江南民居青砖黛瓦、安静平和的审美想象，因而说这房子美得像花、会开花，也未免太过酸腐，令人倒牙。然而事实上，我眼见的，那确是一所会开花且正在开花的房子。它的美，轻而易举摧毁了我对建筑物习以为常的审美标准。

这是一栋什么样的房子呀。

最初留意这栋房子是在年前。那天我路过那里，无意中仰脖，视线一下就被勾住，脚也挪不动了。我久久凝视着那堵墙，这所房子朝南的那片墙面，从地面直到顶层，大大的一片青砖墙面，像被一张硕大的粗粝的网罩着，那些泛着久远时光的土砖隐在灰褐色不规整网格后面，告诉我过去岁月的安闲与静美。我喜欢建筑物透露出来近乎自然的气质。我觉得建筑的最高境界应是尽可能隐匿人工痕迹，暴露得越少越好。眼前这面墙，砖本身具有很好的自然气质，但方块格律化堆砌又暴露出人工构筑的痕迹，外面的这层网恰好把这些人为痕迹遮蔽过去，显出自然的朴拙、原初味道。那网不是麻绳、化纤或钢纤维编织的，而是巧借自然之手，一年年爬升上去的。那是一种不知什么藤的植物，顺着墙体一年年漫无目的攀爬的结果。我惊叹于它的攀爬能力，竟然可以用自己的肢体，把那么一堵墙，像鱼鳞一样，一片片一块块地占领、覆盖。我发觉爬满整堵墙的藤络都源于墙脚下一根腿脚粗的主蔓，经过多少年苦心经营，分枝、开杈，再分枝、再开杈，最终把整整一堵高墙绵绵密密地爬满。落叶时节，那些自下而上、粗细有序的藤络像遍布人体的毛细血管，又像是一幅展开的世界地图，使两者很好地黏合在一起，显得亲切、自然，顺理成章，让人觉得墙本身也是藤一部分，或者相反。

我记住了外马路78号这个地址。我知道我一定还会来，即便仅仅为弄清楚这种植物的名称，也值得再来一趟。

开春后的某天，我果真又来了。那日天气和暖，所有植物都启开生命繁盛模式，包括那堵墙上的那些藤。葱翠的卵圆披针型叶子，明确告诉我它是凌霄，一种美丽的攀缘植物。此刻它那尚有几分通透的葱嫩叶子把整堵墙遮掩得严严实实，在阳光下散逸着油绿生气的光。整堵墙乃至整栋房子因此变得轻盈灵动起来，像春山萦绿雾，又像一片春天的丛林，抑或一棵方形的绿巨树。

我还发现，那藤蔓笼络的并不仅仅朝南一片墙，朝东、朝西甚至朝北的墙面上，除窗户外的很多墙体，都有绿色的身影。由于大面积落地窗的出现，东西两面墙面要狭窄很多。它们有的在有限的墙面上画着水向上逆流的轨迹，有的倒悬在混凝土雨篷下鳝游蛇行，有的似故意俏皮地从窗户上垂下来，向里窥视一番后，又向上攀援而去。我注意到，那三个朝向的地面并没有入地的藤本，显然它们都是从南墙迂回、攀爬过来的。我不禁为凌霄强悍的攀援能力折服了。我知道凌霄是依靠气根像壁虎一样吸在墙上行走的。可壁虎才多大啊。眼前的凌霄，那条从南墙折弯过来，倒悬在混凝土雨篷下，爬过西墙，又折弯爬到北墙窗下，主蔓有胳膊粗，一路上还分出众多同样倒悬着的枝枝丫丫……这要多么强大、神奇的吸附力才成啊!

我对这座房子充满了好奇，是谁种的凌霄？我想，倘若要给这栋房子颁发一个什么奖，最该得奖的不是房主和房子设计、施工者，而是起意种凌霄的人。想想，在外滩这样一片区域这样一栋房子边上栽棵凌霄，想想都很不易。而能够在外滩这样一片区域这样一栋房子上生长、攀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更不易。这也是我后来放弃了解房主身世的原因。我发觉与其费心了解房主不如关注凌霄。房子除了住人和岁月的沉积，本身并不会开花，等几百上千年都不会！但凌霄会。一屋凌霄，让这栋本身并不超拔的房子显得那么与众不同：一栋房子居然也可以有花期。

□诗歌

唐砖星空

水米之道

浮碧山 意若宇宙之须弥
唐砖似座座亘古星辰 棋布星河之局
燃烧 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文心 激活曲率引擎
心舟纳芥子 在唐砖的缝隙中穿行
犹如穿越一个个平行宇宙
星系 星尘 黑洞 白洞 恒星 超新星 行星
璀璨 如一行行李杜名句
弥漫成星空诗云

自星空跃迁 大治之宇宙
城山渡的荒草 隐藏一座名唤句章的宝藏
龙窑里红星乱紫烟 烧制建安风骨之坚砖
房令汲大隐溪水 烹一尾慈鱼 鲜弥千载时光
万国衣冠拜冕旒之盛景
梦里依稀 何曾敢忘

自星空跃迁 大智之宇宙
唐砖的自然斑驳 被诗心格物
良知在古巷里行走 步步为善
唐砖高垒青云梯 攀登三千五百 修齐治平之士
状元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

自星空跃迁 大勇之宇宙
唐砖之精坚熔铁成钢 风骨峥嵘
朱贵祠外 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
龙城飞将今安在 谁曾引弓
没入石棱中的白羽 升华成东风浩荡 巨浪擎空

自星空跃迁 大雅之宇宙
艺心生匠意 榫卯隐天工
则全用繁星流水指法 精雕一座座斗拱
释放强作用力 无间了 营造法式与唐诗宋风
客心洗流水的韵律潺潺千年
潮汐里 崛起一座音乐大港
启航 海丝之大吕黄钟

物理与心际的宇宙 奇点随星光同行 无善无恶
唐砖把千年的婆娑 隐藏在九百亿光年的幽暗里
闪烁着 良知的耀斑 直至坍缩的轮回